

天津因漕运而兴,梳理天津酿酒业的发展脉络,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漕运如何一步步改变天津的城市基因,也能读懂天津酿酒业如何在漕运兴衰的浪潮里,跟着城市命运一同起伏。

天津本地的酿酒历史大约可追溯至元代,其酿酒业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元代海上漕运的出现及河海并联漕运枢纽的形成。“直沽素无嘉酿,海舟有货东阳名酒者,有司市以进……”根据《接运海粮官志思碑》中的文字记载,元代直沽地区虽已开始酿酒,但酿造技艺平平,难有佳酿问世。公元1282年,元“用伯颜议,初通海道漕运,直抵直沽,以达于京师”,自此海上漕运大兴,天津直沽一带迎来了“晓日三汉口,连樯集万艘”“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的盛况。海漕运输的风生水起,大大提高了南粮北运的能力,“不数年岁运量即超过了一百万石,后来长期保持在二三百万石左右”。大量的北运南粮在此交卸、集中和转输,毗邻运河而建的粮仓也逐渐林立。在今武清区河西务镇地区,元曾建有河西务十四仓,即“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益南仓、广益北仓、充溢仓、崇塘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是当时元大都外围最大的漕运仓储基地。除此之外,元代天津还设有直沽广通仓、直沽海运米仓和军粮城等囤粮之所。仓廩实带来的粮食丰盈,为天津酿酒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伴随着“舟车交会,聚落始繁,有官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天津也迎来了人口的集聚和商贸的繁荣,酒类需求快速增长,为本地酿酒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于是,大家纷纷就地取材,取直沽之水,发酵谷物,自设烧锅酿酒,天津酿酒业日渐兴起,酿酒品质逐步提高。

明朝时期,初期沿用元代河海并举的漕粮运输模式,至永乐十三年停罢海运专行内河漕运,中后期又出现了重启海运漕粮的议行。但无论漕粮海运与河运如何交替演化,天津“上达京通,下接江淮”的漕粮运输枢纽地位都没有改变,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仍然高达数百万石之多,并陆续建造了芦囤、仓囤、露囤、百万仓和天津三卫仓等贮藏仓廩。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各类南北土产亦随漕船往来穿梭,于天津汇聚交易,天津遂发展成为重要的南北物资集散和交易中心,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传统的漕粮重镇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商贸经济日益繁荣,手工业日益兴盛,本地酿酒业自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天津酿酒产量不断增长,品质也有了大幅提升,明无名氏有诗云:“酹酒未终舟子报,柁楼黄蝶早飞来”,盛赞当时天津美酒佳酿的无穷魅力。此外,随着明初政治中心北移,天津作为南北枢纽和进京要道,市井酒肆大量兴起,它们或临街开设或沿运河而立,酒水买卖和消费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从“村旗香酒连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等诗句中可见一斑。

清朝奉行“漕运之务在河”,初期沿袭明代的“里河运粮”旧制并进行适当变革。此外,清政府每年还定期对河道进行疏通整治,并允许重运漕船北上和回空船只南下均可免税附带一定数量的土产货物。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确保了漕粮运输的顺利开展,还极大地推动了包括天津在内的运河沿岸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清康熙年《天津卫志·序》中就描绘过当时的盛况:“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后,天津漕运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不仅与各地商品往来更加频繁,还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外贸易兴起,腹地扩大到华北、内蒙古、甘肃等地,逐渐成长为北方最大的商港与商业重镇。“畿南重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等诗句就是对天津繁华都市景象的写照。这一时期,天津酿酒业的产量、品质显著提升,酒类品种也日益丰富。这些津产美酒随着南来北往的客商走向大江南北,声名大噪,清朝诗人崔旭曾赞道:“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南中也爱烧刀好,一斗葡萄博得无?”同时,大量的酿酒作坊、商铺以及往来交易的酒商酒贩在此聚集,天津城内逐渐出现了与酿酒有关的商业专营街巷名,如烧锅胡同、大酒缸胡同、酒店前胡同等。

清末民初,漕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随着开埠通商和津浦铁路的开通,天津成为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城市之一,并迅速成长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原本就有着良好市场基础的天津酿酒业在这一时期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达到鼎盛。20世纪20年代,全市有永丰玉、永丰太、永丰成、同源涌、同兴涌、同华涌、义聚永、新农油酒有限公司等制酒厂七八十家,既有传统的家庭手工酿酒作坊,也出现了组织管理更趋科学化的新式酿酒公司,既出品高粱白干、五加皮、状元红和黄酒、露酒等传统酒类,也开始在本地生产醒狮牌啤酒、明星牌啤酒等西式酒类,全年产量可达上千万公斤。天津所产酒类质优味美,畅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除广开分销渠道以外,天津酿酒行业还积极采用直销手段扩大外销市场份额,义聚永、义丰永、永兴太就曾在香港设庄,长期派驻经销人员,将产品经香港转销至世界各地,让天津美酒名扬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酿酒作坊整合成为几家大型酿酒企业,让传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保护和传承,并开发出了津酒、直沽高粱、芦台春等知名品牌,走向新的辉煌。如今,延续了近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天津美酒却历久弥香。

题图为民国初年的天津码头。

漕运与天津酿酒业

王敏



樱桃口,杨柳细腰,几乎成为古代小说中美人的“标准画像”,以致流于陈词滥调。据说,柳眉是唐代女性常见的妆容,所以也就常见于诗句,如“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韦庄)、“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等。

柳树与美人“情投意合”,自然也与爱情同气连枝。“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等,这样的诗句不乏其例。唐代孟棣《本事诗》记载了一段诗人韩翃的传奇爱情故事。韩翃为唐代大历十才子,有名诗《寒食》传世:“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诗中写柳,诗人也与柳氏女子产生奇缘。天宝末年,韩翃进士及第,仍家徒四壁。邻有绝色歌伎柳氏,芳心暗许,后幸得人作伐,二人结成佳偶。柳氏不吝家资,接济韩翃。之后,韩翃离开京城,给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做幕僚,时局动荡,他没敢让柳氏随从,想待安定了再把柳氏接过去。但连着三年,也没接成。他用绢囊装着成色优质的金子寄给柳氏,附诗一首:“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以此试探柳氏是否已另嫁他人。柳氏接书后,也以一诗作答:“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以此表明心迹。柳氏自觉貌美,独居恐遇不测,打算干脆落发为尼,住到寺庙里去。后来,韩翃随侯希逸入朝还京,寻访柳氏不得,方知柳氏已被助朝廷平叛有功的番将沙吒利所劫。韩翃怅然不能割舍。某日,韩翃在城中巧遇牛车上的柳氏,两人相对呜咽涕泣。几天后,临淄将领在酒楼设宴,韩翃应邀赴会,席间闷闷不乐,众人一问才知内情。虞侯将许俊年少气盛,加上酒醉,当即让韩翃手书一札,骑一马,牵一马,疾驰直奔沙吒利府第,正巧沙吒利不在家,遂向柳氏出示韩翃书札,扶她上马,绝尘而去。赶回酒楼,许俊将柳氏交给韩翃,举座惊叹。侯希逸上书皇帝,具陈原委,唐代宗称叹良久,御批柳氏归韩翃,另赐沙吒利绢两千匹以补偿。一对患难情侣终获破镜重圆。章台,是长安一条繁华的街道。美人姓柳,又以柳做喻,由此有了“章台柳”的典故。

与苍劲之松树,挺拔之杨树等参天大树相比,柳树虽也高大,姿态却是低垂和柔顺的,正如菩萨低眉,平和恬淡,也被视为一种君子文化人格的象征。譬如陶渊明,中国田园诗人鼻祖,众所周知,菊花和桃花是他的最爱,在他笔下,菊花化为“隐逸君子”的符号徽章,桃花源建构了一个精神乌托邦。然而,柳树也是他的心头好,乃至他以柳自许,《五柳先生传》就是他的夫子自道,是他为自己写的小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树木万千,他为何独以柳为号?“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消说,柳树随遇而安、悠然自适的气韵与其隐士君子的气度有一种潜在的契合。

南北朝诗人庾信,其《枯树赋》尾句为大家所熟知:“昔年种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其中有个典故,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路过金城,见他年轻时所种的柳树都已十围粗了,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不禁攀枝执条,泣然泣下。由树及人,由人及树,人树一体,抒发生命的幽思感慨。柳树不是常绿不凋的树种,自会零落,也必然萧索残败,然而,它更多呈现给人世间的是这样一幅图景:繁茂于大地处处,含烟拂金,绿影婆娑,一树妖娆,万种风情。

满庭芳

第五四八二期

我们兄妹三人常年在外工作定居,偌大的村子里,像我父母这样留守的空巢老人,少说也有几十户。平日里年轻人四处奔波,村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守着老屋、望着村口,日子清静,也藏着诸多无人顾及的难处。偶然刷到“共享儿女”的暖心模式,我自己的手机号。消息发出后,群里满是点赞和暖心回应,不少在外的同乡纷纷留言,等自己返乡,也愿意接力帮忙、互帮互助。

回到村里,我信守承诺,真心实意为邻里老人搭把手。乡村的帮扶从无惊天大事,皆是烟火日常的细碎温暖。隔壁三叔

头一动:在外的我们都牵挂家中父母,若是邻里之间互相搭把手,你照看我的爹娘,我帮扶你的长辈,村里的空巢老人便能多一份安稳和照料。

借着今年暑假的契机,我带着孩子回老家小住,能待近两个月。返乡前,我在村里的亲友群里发了一段话,坦言自己整个暑假都在老家,村里留守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但凡有难处,不管是手机操作、快递取件、镇上购物,还是就医陪护,随时可以找我,我还附上了自



帮村东头的二叔捎上米面粮油,新鲜蔬菜,免去他奔波劳累。

这些举手之劳的小事,在老人们眼里却

一树妖娆

刘江滨



其是柳树风姿绰约,婀娜轻柔,别有一番旖旎风情之美。

值得注意的是,古诗词中“杨柳”常联袂而出,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拂堤杨柳醉春烟”“羌笛何须怨杨柳”等,但在此并非杨树和柳树的合称,而是单指柳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柳”如此释名:“小杨,杨柳。”关于杨柳之名,古代传奇小说《开河记》讲了一个故事:炎暑盛夏,翰林学士虞世基给隋炀帝献计,汴梁河渠两堤上皆栽种垂柳,一则树根四散,保护河堤;二则纤夫有树荫遮凉;三则帮着拉船的羊有树叶可吃。隋炀帝大喜,下诏民间献柳一株赏一匹绢,于是百姓竞相献柳。皇上亲自栽了一株,随后群臣、百姓次第栽种。载毕,隋炀帝杨广御笔一挥,赐垂柳姓杨,故名杨柳。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演绎罢了,“杨柳”之称显然并非始自隋代。

柳树之“留”,柳丝之“思”,与它那依依的形态,给文人的离情别绪投射了无穷的想象空间,遂成最佳象征物体。如“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晏几道)等。“折柳送别”更是成为古时流行的一种习俗,有很强的仪式感,光李白就有多首诗词言及此,如“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等。送别友客之时,折柳枝,而非别的树枝,不仅内含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而且因柳枝生命力旺盛,插之即活,从而也寄托了对即将远赴异地他乡友人的美好祝愿。

柳树具有温婉纤秀的阴柔之美,故常有美人之喻。如《西厢记》写张生初次见到的崔莺莺:“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再看《红楼梦》写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柳叶眉,



我家住在民心河畔,河两岸种着许多树,有松树、榆树、玉兰、银杏等,其中最为亮眼的是柳树。沿河往远处看去,一蓬一蓬的柳树枝叶纷披,柳丝低垂于水流潺湲的河面上,随风摇曳,碧水绿叶,相映成趣,如诗如画。

我把柳树称作报春树,正应了“五九六九,沿河看柳”那句民谚,每年冬春之交,我都是先从柳树探寻到春的消息。当寒冷依旧、草木萧瑟、季节界限不清之时,柳树来报春了——它率先柔软了身段,在枝头悄然吐出嫩芽。这嫩芽呈鹅黄色,李白称之为“黄金嫩”,乍始若有若无,近前看不出,远瞧仿佛笼了一层淡淡的烟雾。如韩愈诗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烟柳”一词用得精准形象。苏轼亦云“淡烟疏柳”。写早春的古诗,贺知章的《咏柳》最为大家推崇:“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实际上,柳色先黄后绿,贺诗所写已经不是最早的了。《红楼梦》第五十九回写道:“二人(莺儿、蕊官)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柳叶渚。顺着柳堤走来。因见柳叶吐浅碧,丝若垂金。”应该说,是柳树摇醒了春天。

柳树的根扎在泥土里,也扎在我的记忆深处,它和老屋、炊烟、田野、池塘等一起,储存在我童年的册页中。在老家冀南平原,常见的树种有榆、槐、枣、杨、柳,其中柳树最易成活,不需培植移栽,插之即生,恰如俗语云“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只要将一根柳棍插入潮湿的泥土之中,不久就会冒芽抽枝,长成小树。记得有一年,我家为盖房备料,将买的数根柳木堆放在院子里。一场雨后,我在木堆上玩儿,发现柳木“漾”出了新芽,又过了数日,竟有嫩绿的枝条挺立在横木之上。给点儿水分就能活,给点儿阳光便灿烂,柳树生命力之强悍寻常。

农村长大的孩子,哪个童年不曾拥有一支柳笛?从树上裁下一截柳枝,轻轻揉搓,使树皮与木芯分离,抽出木芯,形成的小圆筒就是柳笛,用嘴一吹,呜哇呜哇,清脆嘹亮。虽吹不出什么调调,但能发出声响就快乐无比。集市上虽有泥土烧制的埙和泥哨售卖,但柳笛不用花钱买,且有一番制作的乐趣。柳笛是我学会竹笛之前最早的“乐器”。小伙伴们经常一起比赛吹柳笛,看谁吹得响亮,吹得气息长久,呜——哇,呜——哇,此起彼伏,回荡在春天的旷野上。

老家的柳树多为早柳,我头一回见到垂柳,是在邢台市人民公园。那年我跟着母亲去市里看望上中专的二哥,他带我们逛了公园。在那里,我不仅初识了在水里开花的荷花,还看到了不一样

很多汉语俗语里藏着人间百态与岁月沧桑,“坐冷板凳”便是其一。短短五个字,从梨园戏台的冰凉木凳,走入市井烟火、职场赛场,又登堂入室成为治学修身的嘉许,一词藏尽冷暖,道透世情。它不是简单的境遇描摹,而是中国人对处境、心性、与坚守的通透注解。

追根溯源,“坐冷板凳”本是梨园俗语,据传,最早载于明代魏良辅《曲律》,藏着旧时戏台的烟火细节。

闲话“坐冷板凳”

卜庆萍



旧时戏台之上,靠背椅是登台演员的专座,下场门边那个朴素板凳,独属于锣鼓乐师。开演前锣鼓喧天、闹场造势,乐师端坐演奏,板凳被体温焐得温热,台上台下皆是热闹;若是无锣鼓伴奏,只凭演员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乐师离座,板凳闲置,木凳冰凉,场面相对清冷,“冷板凳”慢慢便成了冷清境遇的代名词。彼时的冷,是戏台氛围的凉,无关荣辱,只记当规矩。

后世流传一则梨园逸事:相传北方一个名角技艺卓绝、名噪一时,赴上海唱戏时,不肯屈从把持戏院的地痞流氓,不愿折腰于市井浊流。权贵与无赖联手刁难,不宣传、不发戏单,场内冷冷清清,更有流氓起哄喝倒彩。换场之际,竟刻意撤去戏椅只在台中央摆一条冰冷板凳,当众羞辱他,让演出难以为继。这场刻意的冷落,让“坐冷板凳”从戏台术语,变成了

民间形容受人怠慢、遭人排挤的写照。从此,这冰凉的板凳上,便多了世态炎凉,多了不被待见的窘迫,多了刻意打压的寒凉。这是民间演绎的故事,并非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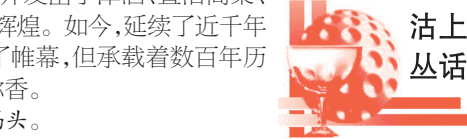
岁月流转,“坐冷板凳”渐渐走出梨园旧事,融入寻常生活,成了人人能懂的境遇白描。待客时主人冷冷疏离,宾客枯坐无言,是坐冷板凳;球场上球员久居替补,难获上场机会,才华被搁置,是坐冷板凳;职场中不受重视、被边缘化,默默无闻、无人问津,亦是坐冷板凳。这些场景里的“冷”,是被忽视的落寞,是怀才不遇的惆怅,是身处边缘的孤寂,道尽了人生里那些不得志、不被善待的时刻。

可汉语之妙,便在冷暖相依、褒贬相生。历经时光沉淀,“坐冷板凳”慢慢退去寒凉,生出温润光泽,添了一层可敬的褒义。它不再只是失意的写照,更成了甘于寂寞、潜心坚守的赞誉。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做真学问者,皆少不了坐冷板凳的定力。学者埋首故纸堆,远离喧嚣浮华,十年磨一剑,在冷寂中深耕学问,于孤独里求真知;匠人守着方寸工作台,不计名利,不逐浮华,日复一日打磨技艺,让匠心在冷清中发光;文人伏案疾书,耐住长夜寂寞,不慕虚名,只为笔下有真意、心中有坚守。

这个“坐冷板凳”,不是被动的冷落,而是主动的选择;不是无奈的蛰伏,而是清醒的坚守。它是司马迁狱中著史的隐忍,是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沉潜,是敦煌守护者常年守在大漠戈壁的孤寂,是大国工匠隐于车间的专注。世人多爱台前热闹,偏爱聚光灯下的荣光,却不知真正的深厚,皆藏于冷板凳的时光里。没有坐冷板凳的恒心,便难有厚积薄发的绽放;没有耐住寂寞的定力,便难成精益求精的佳作。

人生在世,冷暖皆是修行。冷板凳上,有世态炎凉的无奈,更有修身治学的坚守;有被人冷落的落寞,更有甘于孤寂的高贵。不必畏惧一时的冷遇,不必艳羨片刻的喧嚣,真正的成长,从来都在沉潜中完成;真正的风骨,皆在寂寞中铸就。

“坐冷板凳”,坐的是板凳,修的是心性,守的是初心。这冰凉木凳,坐过市井的冷落,也坐过圣贤的坚守;载过失意的落寞,也载过执着的追求。一句俗语我们在热闹时守本心,在冷寂时存定力,于冷暖沉浮中,活出沉潜的力量与坚守的光芒。



沽上丛话